

醒世恒言



第二十二卷

呂洞賓飛劍斬黃龍

暮宿蒼梧，朝游蓬島，朗吟飛過洞庭邊。岳陽樓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出入無踪，往來不定，半是風狂半是顛。隨身用提籃背劍，貨賣雲烟。

人間，飄蕩多年，曾占東華第一筵。推倒玉樓，種吾奇樹；黃河放淺，栽我金蓮。摔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稽首虛皇高座前。無難事，要功成八伯，行滿三千。

這隻詞兒名曰《沁園春》，乃是一位陸地大羅神仙所作。那位神仙是誰？姓呂名岩，表字洞賓，道號純陽子。自從黃梁夢得悟，跟隨師父鍾離先生，每月在終南山學道。或一日，洞賓曰：『弟子蒙我師度脫，超離生死，長生妙訣，俺道門中輪迴還有盡處麼？』師父曰：『如何無盡！自從混沌初分以來，一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聖賢皆盡。一大數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盡。阿修劫三十八萬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門已盡。襄劫七十七萬七千七百年，釋教已盡。此是劫數。』洞賓又問：『我師，閻浮世上，高低闊遠，南北東西，俱有盡處麼？』師父曰：『如何無盡處！且說中原之地，東至日出，西至日沒，

南至南蠻，北至幽燕，兩輪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軍州，三千座縣分，七百座巡檢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』洞賓曰：『弟子欲游中原，從何而起？從何而止？』師曰：『九九之數屬陽，先從山前九州，山後九州，兩淮三九二十七軍州，河北四九三十六軍州，關西五九四十五軍州，西川六九五十四軍州，荊湖七九六十三軍州，江南九九八十一軍州，海外潮陽四州，共計四百座軍州。』洞賓曰：『四百座軍州，有多少人烟？』師曰：『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烟。』洞賓又問：『我師成道之日，到今該多壽數？』師父曰：『數着漢朝四百七年，晉朝一百五十七年，唐朝二百八十八年，宋朝三百一十七年，算來計該一千年一百歲有零。』洞賓曰：『師父計年一千一百歲有零，度得幾人？』師父曰：『只度得你一人。』洞賓曰：『緣何只度得弟子一人？只是俺道門中不肯慈悲，度脫衆生。師父若教弟子三年嚴限，只在中原之地，度三千餘人，興俺道家。』師父聽得說，呵呵大笑：『吾弟住口！世上衆生不忠者多，不孝者廣。不仁不義衆生，如何做得神仙？吾教汝去三年，但尋的一個來，也是汝之功。』洞賓曰：『只就今日拜辭吾師，弟子雲游去了。』師父曰：『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吾有法寶，未曾傳與汝。道童，

與吾取過降魔太阿神光寶劍來。』道童取到。師父曰：『此劍是吾師父東華帝君傳與吾。吾傳與汝。』這洞賓雙膝跪下：『領我師法旨。』師父曰：『此劍能飛取人頭，言說住址姓名，念咒罷，此劍化為青龍，飛去斬首，口中銜頭而來。有此靈顯。有咒一道，飛去者如此如此。再有收回咒一道，如此如此。』言罷，洞賓納頭拜授。背了劍曰：『告吾師，弟子只今日拜辭下山去。』師曰：『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汝若要下山，依我三件事，方可去。』洞賓曰：『告我師，不知那三件事？』師曰：『第一件，到中原之地，休尋和尚鬧，依得麼？』洞賓曰：『依得。』師曰：『第二件，將吾寶劍去要將回來，休失落了，依得麼？』洞賓曰：『依得。』師曰：『第三件，與你三年限滿，休違了。如違了限，即當斬首滅形，依得麼？』洞賓曰：『依得。』師父大喜道：『好去，好去！』洞賓曰：『蒙我師傳法與弟子，年代劫數，地理路途，寶劍法語，弟子都省悟了。今作詩一首，拜謝吾師。弟子下山度人去也！』詩曰：

二十四神清，三千功行成。

雲烟籠地軸，星月遍空明。

玉子何須種，金丹豈用耕？

個中玄妙訣，誰道不長生！

作詩已罷，師父呵呵大笑：『吾弟，汝去三年，度得人也回來，度不得人也回來，休違限次。寶劍休失落了。休惹和尚鬧。速去速回！』洞賓拜辭師父下山。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？正是：

情知語是鉤和綫，從頭釣出是非來。

這洞賓一就下山，按落雲頭，來到閻浮世上，尋取有緣得道之士。整整行了一年，絕無踪迹。有詩為證：

自隱玄都不記春，幾回滄海變成塵。

我今學得長生法，未肯輕傳與世人。

洞賓行了一年，沒尋人處，如之奈何。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。在山中曾聽得師父說來，直上太虛頂上觀看，但是紫氣現處，五霸諸侯；黑氣現處，山妖水怪；青氣現處，得道神仙。去那無人烟處，喝聲起，一道雲頭直到太虛頂上。東觀西望，遠遠見一處青氣充天而起。洞賓道：『好！此處必有神仙。』雲行一萬，風行八千，料在千里路。雲頭一片，去心留不住。看看行到青氣現處，不知何所。洞賓喚：『土地安在？』一陣風過處，土地現形，怎生模樣？

衣裁五短，帽裹三山，手中梨杖老龍形，腰間束縑黑虎尾。

土地唱喏：『告上仙，呼喚小聖，不知有何法旨？』洞賓曰：『下界何處青氣現者，誰家男子婦人？』土地道：『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銅駝巷口有個婦人殷氏，約年三十有餘，不曾出嫁。累世奉道，積有陰果。此女唐朝殷開山的子孫，七世女身，因此青氣現。』洞賓曰：『速退。』風過處，土地去了。却說洞賓墜下雲端，化作腌臢道人，直入城來。到銅駝巷口，見牌一面，上寫『殷家澆造細心耐點清油蠟燭。』鋪中立着個女娘，魚魀冠兒，道裝打扮，眉間青氣現。洞賓見了，叫聲好，不知高低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洞賓叫聲『稽首』。看那娘子，正與澆蠟燭待詔說話。回頭道：『先生過一遭。』洞賓上前一看，見怒氣太重，叫聲『可惜！』去袖內拂下一張紙來。上有四句詩曰：

出山罰願度三千，尋遍閻浮未結緣。

特地來時真有意，可憐殷氏骨難仙。

詩後寫道：『口口仙作。』這個女娘見那道入袖中一幅紙拂將下

來。交人拾起看時，二口為呂，知是呂祖師化身。便教人急忙趕去，尋這個先生。先生化陣清風不見了。殷氏心中懊悔。正是：無緣對面不相逢！只因這四句詩，風魔了這女娘一十二年。後來坐化而亡。

只說洞賓不覺又早一年光景，無尋人處。且去太虛頂上觀看，只見一匹馬飛來。到面前下馬離鞍，背上宣筒裏取出請書來：『告上仙，東京開封府馬行街居住，奉道信官王惟善，于今月十四日，請道一壇，就家庭開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齋。請往來道士二千員，恭為純陽真人度誕之辰。特賫請狀拜請。』洞賓聽說：『吾忘其所以！來朝是吾生日。符官有勞心力遠來！』符官曰：『小聖直到終南山，見老師父說，上仙在中原之地，特尋到此，得見上仙。』洞賓于荆筐籃內，取一個仙果，與符使吃了。拜謝上馬而去。洞賓一道雲頭直到東京人不到處，墜下雲頭，立住了脚。若還這般模樣，被人識破。把頭一擺，喝聲變，變作一個腌臢疥癩先生入城。行到馬行街，只見揚幡挂榜做好事。上朝請聖邀真。洞賓却好到。人若有願，天必從之。且看那齋主有緣度他？洞賓到壇上看，却是個中貴官太尉，好善奉真修道。眉間微微有些青氣。洞賓肚內思量：『此人時節未到。顯些神通化他。初心不退，久後

成其正果。』洞賓吃罷齋，支襯錢五百文，白米五斗。洞賓言曰：『貧道善能水墨畫，用水一碗，也不用筆，取將絹一匹，畫一幅山水相謝齋襯。』衆人稟了太尉，取絹一幅與先生。先生磨那碗墨水，去絹上一潑，壞了那幅絹。太尉見道：『這廝無禮！捉弄下官！與我拿來。』先生見太尉焦躁，轉身便去。衆人趕來，只見先生化陣清風而去。但見有幅白紙吊將下來。衆人拿白紙來見太尉。太尉打開看時，有四句言語道：

齋道欲求仙骨，及至我來不識。

要知貧道姓名，但看絹畫端的。

太尉教取恰纔壞了的絹，再展開來看。不看時萬事全休，看了納頭便拜。見甚麼來？正是：

神仙不肯分明說，誤了閻浮世上人。

王太尉取污了絹來看時，完然一幅全身呂洞賓。纔信來的先生是神仙，悔之不及！將這幅仙畫送進入後宮，太后娘娘裱褙了，內府侍奉。王太尉奏過，將房屋宅子，納還朝廷，伴當家人都散了，直到武當山出家。山中采藥，遭遇純陽真人，得度為仙。這是後話。且說洞賓呂先生三年將滿限期，一人不曾度得，如之奈何？心中悶倦。只得再在

太虛頂上觀看青氣現處。只見正南上有青氣一股。急駕雲頭望着青氣現處，約行兩個時辰，見青氣至近。喝聲住，喚：『此間山神安在？』風過處，山神現形。金盔金甲錦袍，手執着開山斧，躬身唱喏：『告上仙，有何法旨？』洞賓道：『下方青氣現處，是個甚麼人家？』山神曰：『下界江西地面，黃州黃龍山，下有個公公，姓傅，法名永善，廣行陰騭，累世積善。因此有青氣現。』洞賓曰：『速退。』聚則成形，散則為氣。先生墜下雲來，直到黃龍山下傅家庭前。正見傅太公家齋僧。直至草堂上，見傅太公。先生曰：『結緣增福，開發道心。』太公曰：『先生少怪！老漢家齋僧不齋道。』洞賓曰：『齋官，儒釋道三教，從來總一家。』太公曰：『偏不敬你道門！你那道家說謊太多。』洞賓曰：『太公，那見俺道家說謊太多？』太公曰：『秦皇、漢武，尚且被你道家捉弄，何況我等！』先生曰：『從頭至尾說，俺道家怎麼是捉弄秦皇漢武？』太公曰：『豈不聞白氏《諷諫》曰：

海漫漫，直下無底傍無邊。雲濤雪浪最深處，海島中有三神山。山上多生不死藥，服之羽化為神仙。秦皇漢武信此語，方士年年采藥去。蓬萊今古但聞名，烟水茫茫無覓處。海

漫漫，風浩浩，眼穿不見蓬萊島。不見蓬萊不肯歸，童男童女舟中老。徐福狂言多誑誕，上元太乙虛祈禱。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，畢竟悲風吹蔓草！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，不言藥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升青天。」

傅太公言畢，先生曰：『我道家說謊，你那佛門中有甚奇德處？』太公曰：『休言靈山活佛，且說他黃龍山黃龍寺黃龍長老慧南禪師，講經說法，廣開方便之門；普度群生，接引菩提之路。說法如雲，度人如雨。法座下聽經聞法者，每日何止數千，盡皆歡喜。幾曾見你道門中闡揚道法，普度群生，只是獨吃自疴。因此不敬道門。』呂先生不聽，萬事全休；聽得時，怒氣填胸。問太公：『這和尚今日說法麼？』太公道：『一年四季不歇，何在乎今日。』呂先生不別太公，提了寶劍，徑上黃龍山來，與慧南長老鬥聖。誰勝誰贏？正是：

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算來直恁乾忙！事皆前定，誰弱與誰強？且趁閑身未老，須放我些子疏狂。百年裏，渾教是醉，三萬六千場。

思量，能幾許？憂愁風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？幸對清風明月，苔茵展雲幕高張。江南好，千鍾美酒，一曲

《滿庭芳》。

却纔說不了，呂先生徑望黃龍山上來，尋那慧南長老。話中且說黃龍禪師搖動法鼓，鳴鐘擊磬，集衆上堂說法。正欲開口啓齒，只見一陣風，有一道青氣撞將入來，直冲到法座下。長老見了，用目一觀，暗暗地叫聲苦：『魔障到了！』便把手中界尺，去桌上按住大衆道：『老僧今日不說法，不講經，有一轉話問你大衆。其中有答得的麼？』言未了，去那人叢裏走出那先生來道：『和尚，你快道來。』長老曰：

老僧今年膽大，黃龍山下扎寨。

袖中揚起金錘，打破三千世界。

先生呵呵大笑道：『和尚！前年不膽大，去年不膽大，明年亦不膽大，只今年膽大！你再道來。』和尚言：『老僧今年膽大。』先生道：『住！貧道從來膽大，專會偷營劫寨。奪了袖中金錘，留下三千世界。』衆人聽得，發一聲喊，好似一風撼折千竿竹，百萬軍中半夜潮。衆人道：『好個先生答得好！』長老拿界方按定，衆人肅靜。先生道：『和尚，這四句只當引子，不算輸贏。我有一轉語，和你賭賽輸贏，不賭金珠富貴。』去背上拔出那口寶劍來，插在磚縫裏雙手拍着。『衆人聽貧

道說：和尚贏，斬了小道。小道贏，要斬黃龍。』先生說罷，唬得人人失色，個個吃驚。只見長老道：『你快道來！』先生言：

鐵牛耕地種金錢，石刻兒童把綫穿。

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鐺內煮山川。

白頭老子眉垂地，碧眼胡僧手指天。

休道此玄玄未盡，此玄玄內更無玄。

先生說罷，便問和尚：『答得麼？』黃龍道：『你再道來。』先生道：『鐵牛耕地種金錢。』黃龍道：『住！』和尚言：

自有紅爐種玉錢，比先毫髮不曾穿。

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海須還納百川。

六月爐頭噴猛火，三冬水底納涼天。

誰知此禪玄已盡，此禪禪外更無玄。

先生道：『和尚輸了，「一粒化不得三」千界。』黃龍□□□說：

『近前來，老僧耳聾！』先生不知是計，趕上法座邊，被黃龍一把捽住：『我問你：一粒化不得三千界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？且論此一句。我且問你：半升鐺內煮山川，半升外在那裏？』先生無言可答。和

尚道：『我的禪大合小，你的禪小合大。本欲斬你，佛門戒殺。饒你這一次！』手起一界尺，打得先生頭上一個疙瘩。通紅了臉。衆人一齊賀將起來。先生沒出豁，看着黃龍長老，大笑三聲，三搖頭，三拍手，拿了寶劍，入了鞘子，望外便走。衆人道：『輸了呀！』黃龍禪師按下界方：『大衆！老僧今日大難到了。不知明日如何？有一轉語曰：

五五二十五，會打賀山鼓。黃龍山下看相撲，却來這裏吃一賭。大地甜瓜徹底甜，生擦瓜兒連蒂苦。

大衆，你道甚麼三鼓掌，三搖頭，三聲大笑，作甚麼生？咦！

本是醍醐味，番成毒藥仇。

今夜三更後，飛劍斬吾頭。』

禪師道罷，衆人皆散。和尚下座入方丈，集衆道：『老僧今日對你們說，夜至三更，先生飛劍來斬老僧。老僧有神通，躲得過；神通小些，沒了頭。你衆僧各自小心。』衆僧合掌下跪：『長老慈悲，救度則個！』黃龍長老點頭。伸兩個指頭，言不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救了一寺僧衆。正是：

勸君莫結冤，冤深難解結。

一日結成冤，千日解不徹。

若將恩報冤，如湯去潑雪。

若將冤報冤，豺狼重見蝎。

我見結冤人，盡被冤磨折。

黃龍長老道：『衆僧，牢關門戶，休點燈燭。各人裹頂頭巾，戴頂帽兒，躲此一夜，來日早見。』衆僧出方丈，自言自語：『今日也說法，明日也說法，說出這個禍來！一寺三百餘僧，有分切西瓜一般，都被切了，切了！』膽大的在寺裏，膽小的連夜走了。旦說長老喚門公來。門公到面前唱個喏。長老道：『近前來。』耳邊低低道了言語。門公領了法旨自去。天色已晚，鬧了黃龍寺中，半夜不安迹。

話中却說呂先生坐在山岩裏，自思：『限期已近，不曾度得一人。』師父說道：『休尋和尚門！被他打了一界尺，就這般干休？和尚，不是你便是我！飛將劍去斬了黃龍，教人說俺有氣度。若不斬他，回去見師父如何答應？』抬頭觀看，星移斗轉，正是三更時分。取出劍來，吩咐道：『吾奉本師法旨，帶將你做護身之寶，休誤了我。你去黃龍山黃龍寺，見長老慧南禪師，不問他行住坐卧間，速取將頭來。』念念有詞，

喝聲道：『疾！』豁刺刺一聲響亮，化作一條青龍，徑奔黃龍寺去。呂先生喝聲『着！』去了多時，約莫四更天氣，却似石沉滄海，綫斷風箏，不見回來。急念收咒語，念到有三千餘遍，不見些兒消息。呂先生慌了手脚。『倘或失了寶劍，斬首滅形！』連忙起身，駕起雲頭，直到黃龍寺前墜下雲頭。見山門佛殿大門一齊開着，却是長老吩咐門公，教他都不要關門。呂先生見了道：『可惜早知這和尚不準備，直入到方丈，一劍揮為兩段。』徑到方丈裏面，兩枝大紅燭點得明晃地，焚着一爐好香，香烟繚繞，禪床上端坐着黃龍長老。長老高聲大叫：『多口子！你要劍，在這裏！進來取去。』呂先生揭起簾子，走將入方丈去，道：『和尚，還我劍來。』長老用手一指，那口劍一半插在泥裏。呂先生肚裏思量：『我去拔劍，被他暗算，如之奈何？』道：『和尚，罷，罷，罷！你還了我劍，兩解手。』長老道：『多口子，老僧不與你一般見識。本欲斬了你。看你師父面。』洞賓聽得：『直恁利害！就拔劍在手，斬這廝！』大踏步向前，雙手去拔劍，却便似萬萬斤生鐵鑄牢在地上，盡平生氣力來拔，不動分毫。黃龍大笑。『多口子，自古道：人無害虎心，虎無傷人意。我要還了你劍，教你回去見師父去，你心中却要拔劍斬吾！吾

不還你劍。有氣力拔了去。』呂先生道：『他禁法禁住了，如何拔得去！』便念解法，越念越牢，永拔不起。呂先生道：『和尚，還了我劍罷休。』長老道：『我有四句頌，你若參得透，還了你劍。』先生道：『你道來。』和尚懷中取出一幅紙來。紙上畫着一個圈，當中間有一點，下面有一首頌曰：

丹在劍尖頭，劍在丹心裏。

若人曉此因，必脫輪迴死。

呂先生見了，不解其意。黃龍曰：『多口子，省得麼？』洞賓頓口無言。黃龍禪師道聲：『俺護法神安在？』風過處，護法神現形。怎生打扮？

頭頂金盔，紺紅撒髮朱纓，渾身金甲，妝成慣帶，手中拿着降魔寶杵，貌若顏童。

護法神向前問訊：『不知我師呼召，有何法旨？』黃龍曰：『護法神，與我將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，待他參透禪機，引來見吾。每日天厨與他一個饅頭。』護法神曰：『領我師法旨。』護法神道：『先生快請行！』呂先生道：『那裏去？』護法神曰：『走，走！如不走，交你認得』

三洲感應護法韋馱尊天手中寶杵！只重得一萬四千斤！你若不走，直壓你入泥裏去！』呂先生自思量：『師父教我不要惹和尚！』只得跟着護法神入困魔岩參禪。不在話下。

却說黃龍寺僧衆，五更都到方丈參見長老。長老道：『夜來驚恐你們。』衆僧曰：『得蒙長老佛法浩大，無些動靜。』長老道：『你們自好睡，却好鬧了一夜。』衆僧道：『沒有甚執照？』長老用手一指，衆人見了這口寶劍，却似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。

衆僧一齊禮拜，方見長老神通廣大，法力高強。山前山後，城裏城外，男子女人，僧尼道俗，都來方丈看劍的人，不知其數。鬧了黃龍山，鼎沸了黃州府。

却說呂先生坐在困魔岩，耳畔聽得鬧嚷嚷地。便召山神。山神現形唱喏，問：『寺中為甚熱鬧？』山神曰：『告上仙：城裏城外人都來看這口寶劍，人人拔不起，因此熱鬧。』洞賓道：『速退。』山神去了。先生自思：『鬧了黃州，師父知道，怎地分說？自首免罪。』韋天不在，走出洞門，駕雲而起。且說韋天到困魔岩，不見了呂先生，徑來方丈報與